

文体活动越来越丰富,受到中老年女性群体青睐

社区办活动,为何难觅大爷身影?

◎ 朱松梅

本相册,随手一翻,笔者发现参加活动的居民至少八成是女性,有一些活动甚至没有一位男性。

吉庆里社区党委书记徐爱民告诉笔者,大妈不仅在社区活动上唱主角儿,而且在志愿服务、基层治理上也发挥着重大作用。粗略计算,社区志愿者、楼门长的男女比例是1比3。

社区活动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况相当普遍。梁晓宁阿姨家住通州区宋庄,是社区活动的积极参与者。在过去的一周,她参加了书法课、中药拼贴画、编马扎等活动。“的确很少见到老头儿。”她说,只有在朗诵、合唱班里,才能看到几位男性的身影。

为了吸引居民参与,居委会经常发一些灭火毯、垃圾袋之类的实用小奖品。这些小物件儿对大妈们很有吸引力,可大爷们却似乎都不太感兴趣,甚至递到手上还有点儿不好意思拿。

卞学忠是一家社会组织的负责人,一直关注老年人的相关课题。在他看来,近几年,社区里女多男少的现象有所缓解。“随着55后、60后退休,老爷子的社区参与积极性比以前有所提高,但仍远远不够。”卞学忠说,不论是从大爷本人的身心健康考虑,还是从社区治理的角度出发,这都是不利的。

每个人都需要价值感。很多男性之前的重心都在单位,退休后难免有些失落,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了。他们在社会角色转换中的失落感比女性反应更强烈,积累的负面情绪也更多,甚至不少大爷会变得抑郁寡欢。”卞学忠说,帮助这些人调整心理状况,让他们多参与社区活动,多发挥作用,满足社交和陪伴需求,可以强身健体,有效预防各种身心疾病。

从社区的角度来讲,男性也是重要的治理力量,他们发挥的作用是女性不可替代的,比如,男性相对更擅长技能性工作,动手能力强、体力也更好一些。而且很多大爷的性格幽默爽朗,很会带气氛,有他们在,社区活动的气氛会更轻松愉快。

探因:活动有偏好 角色转换难

女性的退休年龄比较早。但是,这很难完全解释社区活动如此失衡的性别比例。大爷们

究竟去哪儿了?笔者采访了多位大爷,听了听他们的想法。

在北三环附近的安贞拾光广场,大妈们随处可见,她们有的在谈天说地,有的在打八段锦,而大爷只有零星几人。“她们女同志都爱聚在一起儿,说说家长里短。我们男同志爱清静,不喜欢扎堆儿。”一位大爷指着不远处的一位大妈对笔者说:“我老伴儿就在那边聊天呢。她非拽着我遛遛弯儿,要不然,我不是在家看电视,就是去菜市场买菜。”

大爷们普遍喜欢独处,即便出门活动也只是与街坊们下棋、打牌或者去户外运动。这些活动他们自己就能搞定,根本不用居委会张罗。就拿下棋来说,在路边树下支一张桌子就能对战,旁边有人围观招手、有人大声喝彩,如果去社区活动室下棋,反而没了氛围。

笔者走访发现,很多社区都热衷组织各种手工类活动,比如插花、编织、烘焙等,因为这些活动的老师容易找,好教好学,而且便于展示作品。但是,这些活动普遍对男性缺乏吸引力。

朝阳区西大望路南社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。一位社区工作人员告诉笔者,前不久,他们组织了一堂花朵编织课,15个报名者全是女性。为了吸引大爷们参与,在第二次开课前对课程进行了微调,编的不是花,而是耳枕,终于有几位大爷报了名。

一位大爷告诉笔者,居委会曾经请老师教大家打太极拳,十几个人中只有他和一位老哥哥。老师教完了24式太极拳,本来还要教传统太极拳、推手散手,可大妈们不同意。“女同志喜欢表演性更强的,不看重内力。少数服从多数,老师就改教太极扇了,我们俩老头儿只好退了课。”

女性退休之后,很多都能快速转换角色,融入社区,退而不休。可是,有的大爷退休前的生活重心在单位,跟社区居委会不熟,少数当过领导的大爷还放不下架子。

探索:定制新活动 大爷也积极

安贞书院坐落在朝阳区安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,笔者在那里见到了正在挥毫泼墨的刘军

老爷子。他今年70岁,鹤发童颜,服务中心墙上悬挂的《岳阳楼记》书法作品就出自他的手笔。

刘军退休十年,平时就在家闷着,唯一爱好就是练书法。安贞街道工作人员发现,像他这样喜静的大爷不在少数。于是,街道专门开辟空间建了安贞书院,把大爷们“拉”出了家门。

书院经常邀请书法老师前来指点,定期组织居民进行切磋,寒假还计划请几位书友给社区的孩子们开课,老爷子们都挺积极。对于书法活动,刘军每次都积极参加,觉得相当有收获。“练书法要心手合一,既得沉下心一个人苦练,也得跟别人交流。”他说,“我们最需要的是有人组织、张罗。”

党群服务中心的走廊上挂着上百幅摄影作品,有送餐途中的外卖员、雪中的交警、保洁员转身时的笑容……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影像,出自史超齐劳模摄影工作室,其中超过七成的志愿者都是社区的大爷。

齐玉良是安贞医院的职工。两年前退休时,他还有点儿发愁没事可做。加入摄影工作室之后,老齐比上班还忙,社区组织的活动总能看到他的身影——笑着招呼邻里街坊,为他们拍照片。他还自学了视频剪辑,把剪辑好的小视频发给各文体活动的队长。看到经过精心剪辑的视频,大家禁不住互相传看。

每逢五一、重阳等节日,摄影工作室都会组织大家开展志愿服务,为劳动者拍全家福、婚纱照和工作照。参加志愿服务的大爷们都很辛苦,但一个个特开心。“我们隔壁楼的小胖,婚纱照就是我给拍的。”齐玉良说,前阵子见面时,小胖还高兴地打招呼道谢,我们还加了微信。

卞学忠说,针对退休男性较少参与社区活动的问题,居委会应当予以重视,并定制一些男性喜欢的活动。几年前,他曾发起过“社区好老头”活动,专门为大爷设计棋类比赛、乒乓球比赛、诗歌朗诵等活动,还发动会理发的、能修自行车的大爷参与志愿服务。

卞学忠希望,学界也能够关注退休男性的社区活动参与状况。“研究的人很少,现在查文献,只有两篇相关文章。”他说,这导致针对男性开展的活动缺乏理论支撑,在推广服务的时候缺乏信服度。

黑龙江哈尔滨市呼兰区
精准解决群众身边的“小事”

◎ 李世君 郑石岩

12月2日,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多部门联合发力,聚焦小区治理痛点开展集中清理行动,完成55个单元杂物清运,排查消除消防通道堵塞等安全隐患257处,切实打通居民“生命通道”,化解楼道安全风险。

从单元楼道的杂物清理到消防通道的畅通保障,这些看似微小的民生行动,正是呼兰区构建“文明培育、文明实践、文明创建”三位一体工作格局的生动注脚。通过精准破解群众身边的“小事”,于润物无声中提升市民文明素养,让城市文明底蕴在点滴发力中持续厚植、焕发新彩。

呼兰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,构建“思想铸魂、风尚塑形、行为赋能”的价值培育体系,深化“党的声音进万家”宣讲活动,将党的理论转化为“家常话”“身边事”,筑牢群众听党话、感党恩、跟党走的思想根基;聚焦移风易俗,策划“移风易俗 文明乡风”主题活动,以正向引导遏制陈规陋习,让文明新风在乡村落地生根;邀请先进典型讲故事,引导群众在耳濡目染中践行文明规范,营造出崇德向善、见贤思齐的浓厚社会氛围。

呼兰区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(所、站)为核心阵地,打造“阵地有形、活动有声、体系有效”的文明实践网络。通过开展“我们的节日”“文明实践我行动”等实践活动,让文明实践走进烟火日常;构建“区—街道(乡镇)—社区(村)”三级联动指导体系,组建专项小组下沉基层“一对一”把脉指导,确保实践阵地既有“颜值”更有“内涵”;创新“选题+自主”活动模式,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与精神需求,推动文明实践从“单向灌输”变为“双向奔赴”,成为传播新思想、培育新风尚的生动载体。

呼兰区始终将“创建为民、创建惠民”作为文明创建的“定盘星”,推动“文明城市”创建向“城市文明”内涵转型,以“场景化融入”破解文明培育与创建工作“两张皮”难题。将文明理念嵌入环境整治、服务升级全链条。借街巷“微空间改造”让城市颜值与文明底蕴同步提升;通过秋菜定点疏导区、消防安全守护等民生服务“精升级”,让便利与温暖随服务传递;通过微视频引导、文明标语浸润等方式,打造“推门见文明、日常享便利”的生活场景。让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知文明价值,从“被动参与”到“主动涵养”,真正让文明扎根于民、惠及于民。

陕西榆林市榆阳区
以“群众语言”答好民生“幸福卷”

本报讯(师帅)11月24日,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“说群众话·办民生事”开口能讲擂台赛(决赛)举行,来自全区31个乡镇(街道)的参赛选手齐聚一堂,以朴实的话语传递民生温度,以务实的思路回应群众期盼,在交流互鉴中提升基层服务能力,在同台较量中共促基层发展。

决赛现场,参赛选手们摒弃“官话套话”,用沾泥土、带露珠、冒热气的“群众语言”,将一个个来自基层、浸着汗水、透着温度的鲜活故事娓娓道来。从设立“矛盾议事厅”实现“小事不出门、纠纷不出村”,到精准帮扶贫困户实现“家门口就业”;从网格员穿街走巷,打通服务“最后一米”,到干群携手整治人居环境、共建美丽家园;从把医保政策讲进百姓心坎里,到把“田间课堂”办成致富“加油站”……一个个真实的故事,一句句朴实的话语,把政策方针讲成了乡亲们听得懂的“家常话”,把民生实事办成了群众身边的“暖心事”。

本次擂台赛,不仅搭建起基层干部与群众的“连心桥”,更呈现出榆阳民生工作的扎实答卷,充分展现了榆阳基层干部善倾听、能跑腿、会协调的过硬作风与履职风采,为榆阳基层治理探索出更多“沾泥土、带露珠、冒热气”的鲜活实践路径。

文体活动越来越丰富,受到中老年女性群体青睐

社区办活动,为何难觅大爷身影?

◎ 朱松梅

本相册,随手一翻,笔者发现参加活动的居民至少八成是女性,有一些活动甚至没有一位男性。

吉庆里社区党委书记徐爱民告诉笔者,大妈不仅在社区活动上唱主角儿,而且在志愿服务、基层治理上也发挥着重大作用。粗略计算,社区志愿者、楼门长的男女比例是1比3。

社区活动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况相当普遍。梁晓宁阿姨家住通州区宋庄,是社区活动的积极参与者。在过去的一周,她参加了书法课、中药拼贴画、编马扎等活动。“的确很少见到老头儿。”她说,只有在朗诵、合唱班里,才能看到几位男性的身影。

为了吸引居民参与,居委会经常发一些灭火毯、垃圾袋之类的实用小奖品。这些小物件儿对大妈们很有吸引力,可大爷们却似乎都不太感兴趣,甚至递到手上还有点儿不好意思拿。

卞学忠是一家社会组织的负责人,一直关注老年人的相关课题。在他看来,近几年,社区里女多男少的现象有所缓解。“随着55后、60后退休,老爷子的社区参与积极性比以前有所提高,但仍远远不够。”卞学忠说,不论是从大爷本人的身心健康考虑,还是从社区治理的角度出发,这都是不利的。

每个人都需要价值感。很多男性之前的重心都在单位,退休后难免有些失落,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了。他们在社会角色转换中的失落感比女性反应更强烈,积累的负面情绪也更多,甚至不少大爷会变得抑郁寡欢。”卞学忠说,帮助这些人调整心理状况,让他们多参与社区活动,多发挥作用,满足社交和陪伴需求,可以强身健体,有效预防各种身心疾病。

从社区的角度来讲,男性也是重要的治理力量,他们发挥的作用是女性不可替代的,比如,男性相对更擅长技能性工作,动手能力强、体力也更好一些。而且很多大爷的性格幽默爽朗,很会带气氛,有他们在,社区活动的气氛会更轻松愉快。

探因:活动有偏好 角色转换难

女性的退休年龄比较早。但是,这很难完全解释社区活动如此失衡的性别比例。大爷们

究竟去哪儿了?笔者采访了多位大爷,听了听他们的想法。

在北三环附近的安贞拾光广场,大妈们随处可见,她们有的在谈天说地,有的在打八段锦,而大爷只有零星几人。“她们女同志都爱聚在一起儿,说说家长里短。我们男同志爱清静,不喜欢扎堆儿。”一位大爷指着不远处的一位大妈对笔者说:“我老伴儿就在那边聊天呢。她非拽着我遛遛弯儿,要不然,我不是在家看电视,就是去菜市场买菜。”

大爷们普遍喜欢独处,即便出门活动也只是与街坊们下棋、打牌或者去户外运动。这些活动他们自己就能搞定,根本不用居委会张罗。就拿下棋来说,在路边树下支一张桌子就能对战,旁边有人围观招手、有人大声喝彩,如果去社区活动室下棋,反而没了氛围。

笔者走访发现,很多社区都热衷组织各种手工类活动,比如插花、编织、烘焙等,因为这些活动的老师容易找,好教好学,而且便于展示作品。但是,这些活动普遍对男性缺乏吸引力。

朝阳区西大望路南社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。一位社区工作人员告诉笔者,前不久,他们组织了一堂花朵编织课,15个报名者全是女性。为了吸引大爷们参与,在第二次开课前对课程进行了微调,编的不是花,而是耳枕,终于有几位大爷报了名。

一位大爷告诉笔者,居委会曾经请老师教大家打太极拳,十几个人中只有他和一位老哥哥。老师教完了24式太极拳,本来还要教传统太极拳、推手散手,可大妈们不同意。“女同志喜欢表演性更强的,不看重内力。少数服从多数,老师就改教太极扇了,我们俩老头儿只好退了课。”

女性退休之后,很多都能快速转换角色,融入社区,退而不休。可是,有的大爷退休前的生活重心在单位,跟社区居委会不熟,少数当过领导的大爷还放不下架子。

探索:定制新活动 大爷也积极

安贞书院坐落在朝阳区安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,笔者在那里见到了正在挥毫泼墨的刘军

文体活动越来越丰富,受到中老年女性群体青睐

社区办活动,为何难觅大爷身影?

◎ 朱松梅

本相册,随手一翻,笔者发现参加活动的居民至少八成是女性,有一些活动甚至没有一位男性。

吉庆里社区党委书记徐爱民告诉笔者,大妈不仅在社区活动上唱主角儿,而且在志愿服务、基层治理上也发挥着重大作用。粗略计算,社区志愿者、楼门长的男女比例是1比3。

社区活动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况相当普遍。梁晓宁阿姨家住通州区宋庄,是社区活动的积极参与者。在过去的一周,她参加了书法课、中药拼贴画、编马扎等活动。“的确很少见到老头儿。”她说,只有在朗诵、合唱班里,才能看到几位男性的身影。

为了吸引居民参与,居委会经常发一些灭火毯、垃圾袋之类的实用小奖品。这些小物件儿对大妈们很有吸引力,可大爷们却似乎都不太感兴趣,甚至递到手上还有点儿不好意思拿。

卞学忠是一家社会组织的负责人,一直关注老年人的相关课题。在他看来,近几年,社区里女多男少的现象有所缓解。“随着55后、60后退休,老爷子的社区参与积极性比以前有所提高,但仍远远不够。”卞学忠说,不论是从大爷本人的身心健康考虑,还是从社区治理的角度出发,这都是不利的。

每个人都需要价值感。很多男性之前的重心都在单位,退休后难免有些失落,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了。他们在社会角色转换中的失落感比女性反应更强烈,积累的负面情绪也更多,甚至不少大爷会变得抑郁寡欢。”卞学忠说,帮助这些人调整心理状况,让他们多参与社区活动,多发挥作用,满足社交和陪伴需求,可以强身健体,有效预防各种身心疾病。

从社区的角度来讲,男性也是重要的治理力量,他们发挥的作用是女性不可替代的,比如,男性相对更擅长技能性工作,动手能力强、体力也更好一些。而且很多大爷的性格幽默爽朗,很会带气氛,有他们在,社区活动的气氛会更轻松愉快。

探因:活动有偏好 角色转换难

女性的退休年龄比较早。但是,这很难完全解释社区活动如此失衡的性别比例。大爷们

究竟去哪儿了?笔者采访了多位大爷,听了听他们的想法。

在北三环附近的安贞拾光广场,大妈们随处可见,她们有的在谈天说地,有的在打八段锦,而大爷只有零星几人。“她们女同志都爱聚在一起儿,说说家长里短。我们男同志爱清静,不喜欢扎堆儿。”一位大爷指着不远处的一位大妈对笔者说:“我老伴儿就在那边聊天呢。她非拽着我遛遛弯儿,要不然,我不是在家看电视,就是去菜市场买菜。”

大爷们普遍喜欢独处,即便出门活动也只是与街坊们下棋、打牌或者去户外运动。这些活动他们自己就能搞定,根本不用居委会张罗。就拿下棋来说,在路边树下支一张桌子就能对战,旁边有人围观招手、有人大声喝彩,如果去社区活动室下棋,反而没了氛围。

笔者走访发现,很多社区都热衷组织各种手工类活动,比如插花、编织、烘焙等,因为这些活动的老师容易找,好教好学,而且便于展示作品。但是,这些活动普遍对男性缺乏吸引力。

朝阳区西大望路南社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。一位社区工作人员告诉笔者,前不久,他们组织了一堂花朵编织课,15个报名者全是女性。为了吸引大爷们参与,在第二次开课前对课程进行了微调,编的不是花,而是耳枕,终于有几位大爷报了名。

一位大爷告诉笔者,居委会曾经请老师教大家打太极拳,十几个人中只有他和一位老哥哥。老师教完了24式太极拳,本来还要教传统太极拳、推手散手,可大妈们不同意。“女同志喜欢表演性更强的,不看重内力。少数服从多数,老师就改教太极扇了,我们俩老头儿只好退了课。”

女性退休之后,很多都能快速转换角色,融入社区,退而不休。可是,有的大爷退休前的生活重心在单位,跟社区居委会不熟,少数当过领导的大爷还放不下架子。

探索:定制新活动 大爷也积极

安贞书院坐落在朝阳区安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,笔者在那里见到了正在挥毫泼墨的刘军

文体活动越来越丰富,受到中老年女性群体青睐

社区办活动,为何难觅大爷身影?

◎ 朱松梅

本相册,随手一翻,笔者发现参加活动的居民至少八成是女性,有一些活动甚至没有一位男性。

吉庆里社区党委书记徐爱民告诉笔者,大妈不仅在社区活动上唱主角儿,而且在志愿服务、基层治理上也发挥着重大作用。粗略计算,社区志愿者、楼门长的男女比例是1比3。

社区活动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况相当普遍。梁晓宁阿姨家住通州区宋庄,是社区活动的积极参与者。在过去的一周,她参加了书法课、中药拼贴画、编马扎等活动。“的确很少见到老头儿。”她说,只有在朗诵、合唱班里,才能看到几位男性的身影。

为了吸引居民参与,居委会经常发一些灭火毯、垃圾袋之类的实用小奖品。这些小物件儿对大妈们很有吸引力,可大爷们却似乎都不太感兴趣,甚至递到手上还有点儿不好意思拿。

卞学忠是一家社会组织的负责人,一直关注老年人的相关课题。在他看来,近几年,社区里女多男少的现象有所缓解。“随着55后、60后退休,老爷子的社区参与积极性比以前有所提高,但仍远远不够。”卞学忠说,不论是从大爷本人的身心健康考虑,还是从社区治理的角度出发,这都是不利的。